

“文以化成天下”

——南亚当代文坛动态研究

潘 珊

《周易》有言：“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纵观南亚当代文坛，大小文学节遍邀四海读书之人；在纸质书销售遭遇全球低迷之时，犯罪小说却在南亚悄然走俏；国际文坛炙手可热的传记文学体裁亦在此开花结果；享誉世界的印度作家辛格虽驾鹤西行，其文心却永驻人间。凡此种种，皆彰显南亚当代文坛使文学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化天下”之功。

一、流动的文学盛宴

南亚当代文坛可谓盛况空前。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中，几乎每周都有一部南亚作家的新作问世，布克奖的入围名单也总见南亚作家的身影。而这盛世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借的正是“文学节”的东风。南亚文学节之多，乃亚洲之最。一年 365 天，近百场大大小小的文学节，分布在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缅甸等南亚诸地，足够让南亚人民每周一节。如此浸淫于文学之乐，难怪南亚作家能在世界文坛“呼风唤雨”“点石成金”。

南亚文学节何其多，最受瞩目者当属斋浦尔文学节（Jaipur Literature Festival）。自 2006 年创立以来，它的规模逐年扩大，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文学节之一。每年伊始，印度粉红之城——斋浦尔就迎来十余万世界各地的文学爱好者，使主办方誓办“地球最大的免费文学节”这一宏愿终得实现。不过，斋浦尔文学节并不光以

量取胜，更胜在“质”。这“质”最核心的一点就在其全球性。斋浦尔文学节的全球性首先就体现在嘉宾阵容上，获邀的不仅有印度经济学家阿马尔蒂亚·森（Amartya Sen）在内的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还有颇受欢迎的印裔美国小说家裘帕·拉希丽（Jhumpa Lahiri）、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非洲作家马扎·门吉斯特（Maaza Mengiste）、挪威犯罪小说家约恩·霍斯特（Jørn Lier Horst）等，可谓亚、非、美、欧四大洲齐聚。除了年年耀眼的嘉宾阵容之外，其议题更是缤纷多样，从“全球小说”到“世界文学评论”，从“选择与自由”到“身份的重担”，不仅个个与当前世界文坛热点接轨，而且充分彰显了“全球化”的特色。比如2014年，主办方请来的致辞者是当选该年英国《前景》（*Prospect*）杂志所评全球最重要的思想家之魁首的阿马尔蒂亚·森，他的开幕辞堪称容世界于胸中。森采用寓言这一全球化特征明显的文类，向其所虚拟的“中材女神”（the Goddess of Medium Things），戏拟了罗伊的《微物之神》（*God of Small Things*）许下七大宏愿，包括文学、政治、经济、媒体职责等，每一个都是放眼天下的愿景。斋浦尔文学节的一大亮点还在于主办方的审时度势之功，每一届或由印度最大的新闻传播集团ZEE全程直播，或将大会视频、会议报道公布于youtube、脸谱、领英等多家国际社交网站上，并充分借助媒体之力，吸引世界眼球，打造全球舆论。不仅如此，斋浦尔文学节的赞助商也日益国际化。除印度最大的传媒集团ZEE的支持之外，它还得到过美国哈佛大学、英国航空公司、德国多芬集团等赞助，这也充分彰显出斋浦尔文学节的全球实力。

斋浦尔文学节如此备受瞩目，也使得南亚本土的文学节如雨后春笋，争相冒出。正所谓“水深水浅东西涧，云来云去远近山”。这些大大小小的文学盛宴不仅为南亚的文学山水平添灵动之感，也促使南亚人的阅读习惯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使文学走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南亚文学所练就的一项“化境”之功。

南亚文学节的兴盛，不仅将全球文化名流悉数至此，引起世界瞩目，也使本土作家受到世人关注，有了走出去与世界交流的机会。

近年来，国际文坛的又一项盛事是“世界作家艺术节”（World Writers' Festival）。而在去年，此节的主题正是来自南亚的“印度作家”。活动主办方是欧美两大学术机构——法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与者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印度作家和学者，比如布克奖得主基兰·德赛（Kiran Desai）、首位以《寐城》（*Narcopolis*）摘得DSC南亚文学奖（The DSC Prize for South Asian Literature）桂冠的吉特·泰利（Jeet Thayil）、后殖民主义理论三巨头之一的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等。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全球战略之一，这届会议的议题更是直指“全球”，比如“流亡与还乡”“全球

化世界中的出版”“全球化与文学”等。

从南亚的斋浦尔到欧洲的巴黎的文学节，这两大文学节都尽显“全球化”本色，而它们共同的主角印度更是荣光备至。这正如世界作家节主办者之一韦莎卡·德赛所言：“今日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就体现在亚洲的主要国家之中，而通过印度作家节，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印度所具有的全球力量，它已是当今世界文学的超级大国。”^[1]

二、犯罪小说之热销

当代南亚文坛不仅文学节斑斓多姿，还有一种文类格外惹人关注，那就是犯罪小说。

以印度为例，书店和街头卖得最好的图书无疑是犯罪小说，而且其销量甚高，达十余万部。数字虽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我们不该忽视的事实是：虽然印度人口不少，但是文盲率极高，所以读书人本就不多，买书人更少。能有如此销量，不可谓不惊人。^[2]

与之相应，去年的斋浦尔文学节不仅首创“南亚犯罪题材作家协会”，而且策划了首届“犯罪小说写作节”，还围绕“罪与罚”的主题，遍邀世界犯罪小说大家莅临，共商“犯罪小说”大事。无独有偶，在这届斋浦尔文学节揭晓得主的 DSC 南亚文学奖，六部入围作品无一例外属于犯罪小说的类型。^[3]

犯罪小说的热销，究其原因，在于悬念的迷人。《周易》有云“阴阳不测之谓神”，犯罪小说正是游走在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文体。而且，这一文体也最能体现南亚特殊的生存现状。大部分南亚国家司法失灵，贫富分化严重，罪案频出，所以这一体裁可以在读者中得到广泛共鸣，当属意料之中。

三、传记文学尽享荣光

如果说“犯罪小说”在南亚的热销是其与世界接轨的体现，那么传记文学的走俏则是南亚当代文坛全球化的大势所趋。

如今的南亚可谓不同凡响，其中一件惊世之事即为 2014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两

[1] 有关斋浦尔文学节的信息主要来自斋浦尔文学节官网：<http://jaipurliteraturefestival.org> (Jan. 12, 2015)；有关世界作家艺术节的信息亦得自其官网：<http://www.festivaldesecrivainsdumonde.fr> (Jan. 9, 2015)。

[2] 姜琳编译：《印度新生代文学初露峥嵘》，《青年参考》2014 年 10 月 22 日，第 33 版。

[3] 参见 <http://jaipurliteraturefestival.org> (Jan. 12, 2015)。

位获奖者均来自南亚，其中一位的获奖年龄还创下纪录，这就是已蜚声全球的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尤萨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马拉拉能得诺奖，一部分功劳在她的自传《我是马拉拉》（*I am Malala*），这部书的热销让世界各地的人们知晓了马拉拉的奇人奇事。

如果说《我是马拉拉》的热销是一场政治的偶然，那么南亚传记文学的走俏，则是一个世界文坛的必然。作为南亚文学的世界风向标，在近年举办的斋浦尔文学节中，传记文学占据了关键位置。文学节不仅请到过印度德高望重的老牌回忆录作家维德·麦塔（Ved Mehta）出席，还曾邀他与斯里兰卡小说家茹·弗里曼（Ru Freeman）、爱尔兰作家约瑟夫·奥尼尔（Joseph O’Neill）和英国小说家菲利普·汉舍尔（Philip Hensher）共商“书写自我：论回忆录与自传体小说”这一议题。擅为雪莱、柯勒律治等浪漫主义时期作家作传的、英国最棒的传记作家之一理查德·霍莫斯（Richard Holmes）也曾受邀出席，他所参与的活动单元名为“传记艺术”，其他参与者有：为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哲人写传的蒙克（Ray Monk）、为托尔斯泰和但丁等世界文豪作传的埃里森（A.N. Wilson），写卡拉瓦乔和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家传记的格雷厄姆·迪克森和康拉德传记作者杰瑟诺夫（Maya Jasanoff）。^[1]

前文所提在巴黎举办的印度作家艺术节上，传记文学亦是风头正劲。这一活动最受瞩目的单元之一，就是印度重量级作家维克拉姆·钱德拉（Vikram Chandra）的新作发行和讨论会。钱德拉有两个身份——电脑编程师和作家，这部新作正是他这两个身份的完美契合。《极客代码：代码之美，美之代码》（*Geek Sublime: The Beauty of Code, the Code of Beauty*）是一部奇书，奇在内容跨艺术、科技、哲学与文学，文体更是融文学理论、科技史和回忆录于一身。^[2]

这部新书不仅在世界作家节上风光一时，更是荣登《纽约时报》2014年“百部最受关注图书”的榜单。在这份长达百部的榜单之中，除了钱德拉的这部回忆录之外，其他五位上榜的南亚裔作家的新作亦属广义的传记文学范畴。罗摩钱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印度之前的甘地》（*Gandhi Before India*），在史料运用上有重大创新，关注甘地早期经历对他后期思想形成的影响，既是历史又是传记。阿吉利·沙勒马（Akhil Sharma）《家庭生活》（*Family Life*）是一部自传体小说。阿图尔·加万德（Atul Gawande）《身为凡夫：医药与临终之急》（*Being Mortal: 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以一个个真实故事串起临终医疗这一主线，属于初露峥嵘的疾病类传记之列。

[1] 参见 <http://jaipurliteraturefestival.org> (Jan. 12, 2015)。

[2] 参见 <http://www.festivaldesecrivainsdumonde.fr> (Jan. 9, 2015)。

安纳德·戈帕尔 (Anand Gopal)《善者未存：阿富汗人眼中的美国、塔利班与战争》(No Good Men Among the Living: America, the Taliban, and the War Through Afghan Eyes)通过采访，重新审视阿富汗恐怖主义，堪称是为当代阿富汗人作传。阿纳德·吉利达拉达斯 (Anand Giridharadas)《真正的美国人：德克萨斯的谋杀与仁慈》(The True American: Murder and Mercy in Texas)则以孟加拉空军飞行员的“美国梦”为主线，为9·11事件后的美国少数族裔树碑立传。^[1]

南亚传记文学之热不仅在文学节和图书榜单上一目了然，在文学奖中亦可见端倪。去年，耶鲁大学面向全球，设立了非虚构类温塔姆·坎贝尔文学奖 (Windham Campbell Literature prize)，它的首位获得者就来自南亚，那就是以写自传名扬天下的印度作家潘卡吉·米什拉 (Pankaj Mishra)。他的获奖，名至实归，而且意味着又一部自传佳作即将诞生。^[2]

带动传记热销的又一契机是去年颇惹世人关注的印度大选，它不仅耗时最长，耗资最巨(50亿美元，仅次于2012年的美国大选)，而且结果惊人。获选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不仅出身卑微，还是右翼人士，击败的对手是雄霸印度政坛数载的国大党甘地家族的后代拉胡尔·甘地 (Rahul Gandhi)。难怪消息一出，举世哗然。报纸纷纷刊出头条，称“茶贩的儿子执掌大权”，连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评论员都说，这将是一场“改变世界的大选”。印度大选后不久，欧美各国有关莫迪的传记就热销起来，还有不少学者、作家表示愿为莫迪立传。不过，笔者还是衷心希望莫迪在挑起治国重担之时，还能于闲暇作传，也算是传承了自甘地、尼赫鲁以来印度执政者写自传的传统。^[3]

无论是世界三大文学节的青睐、《纽约时报》的器重，还是耶鲁大学的垂青，亦或是莫迪传所受的偏爱，南亚传记文学可谓是抢占先机，尽享荣光，但这绝非偶然。美国小说家弗兰茨就曾在斋浦尔文学节中指出：“全球文学市场的一个趋势是，明星制越来越强化。”^[4]要顺应这一潮流，传记文学无疑是一大门径。与世界接轨的南亚作家正是把准了这一全球文学的脉搏，倾力于传记文学，从而带动这一文类的走俏。

[1] “Six Indian Authors in NYT100 Notable Books of 2014,”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lifestyle/books/sixindianauthorsinnyt100notablebooksof2014/> (Jan. 10, 2015).

[2] “Indian Writer Pankaj Mishra Won Windham Campbell Literature Prize,” from <http://www.jagranjosh.com/currentaffairs/indianwriterpankajmishrawonwindhamcampbellliteratureprize201413944426911> (Dec. 28, 2014).

[3] 参见詹姆斯·克拉布特里：《印度相对中国优势何在？》，沈希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3657> (2014年12月19日)。

[4] <http://jaipurliteraturefestival.org> (Jan. 12, 2015).

四、驾鹤西行的大师^[1]

南亚当代文坛既有文学盛宴，又有走俏文类，还有驾鹤西去者。这几年离去的大师中，最引世人关注的无疑是这位远游到天堂的大师——库什文特·辛格（Khushwant Singh）。

辛格以秉笔直书、针砭时弊扬名世界，是一位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力的印度作家。辛格的世界意义首先体现在其经历上：他生于旁遮普（今巴基斯坦），在印度、英国受教育，后任职印度外交部，曾在英、法、加等国从事外事工作，足迹遍及亚、欧、美三大洲。

除了经历的世界性外，辛格的创作体裁也具有普世意义。辛格以长篇小说见长，代表作是《开往巴基斯坦的列车》（*Train To Pakistan*），此书关注印巴分治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堪称印度历史小说之典范。身为锡克教徒的他还用英语写过迄今最棒的《锡克教徒史》（*A History of Sikhs*），而这一题材在此前的英语世界几乎无人涉足，此书的出版奠定了他在国际上的史家地位。除了小说和史书之外，他还撰写了大量人物传记和自传，比如他为锡克帝国创始人所写的传记《兰吉特·辛格：旁遮普王公》（*Ranjit Singh: The Maharajah of the Punjab*）和他的自传《真理、爱情与一丝怨气》（*Truth, Love and a Little Malice*）等，几乎部部惊叹世界。

辛格的作品所聚焦的亦是世界性的事件，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印度独立、甘地遇刺和印巴冲突等。不过，辛格受世界文坛关注的另一原因是他对印度保守传统的公然挑战。他善写性，而且是开创性描写之先河的现代印度作家，这不仅因为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之深，而且源于他突破传统与世俗偏见的过人胆识。他笔下的性绝非博人眼球的低俗描写，而是他展现人性奥秘的真情流露，足见其世界意识。辛格除了性爱描写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于宗教信仰也是语出惊人。作为无神论者，他不仅如薄伽丘一般对神职人员百般戏谑，而且还公然宣称“现代印度，世俗性是其必然”。在教派林立的印度，这番仗义执言使他成为恐怕是今日印度绝无仅有的一位广受爱戴的无神论作家。

2014年3月，辛格驾鹤而去，享年99岁。对熟悉他的人而言，辛格的离世绝非突然。早在28岁那年，他就为自己写下悼词：“对人与上帝皆不宽恕之人安息于此，

[1] 有关辛格的介绍参考了王鸿博：《库什文特·辛格》，<http://sfl.pku.edu.cn/olc/database/snap.php/30651>（2014年11月28日）。

请莫洒泪于他，这一介草民。他以写作下流之事为最大乐趣，谢天谢地，这个坏小子现在死了。”^[1]活而作悼，非辛格首创，在世界文坛，早有先例，从莎士比亚到伍尔芙，自弗洛斯特至亨利·米勒，似乎未死先知乃是世界文坛的大师们对死亡的“第六感”。

辛格这位文坛“老顽童”虽已辞世，但他的作品早就漂洋过海，在多个国家出版。辛格打通东西文化的世界魅力和超越宗教藩篱的普世精神使他被推举为 20 世纪最好的英语小说家，而他捍卫自由的精神则使他获得世界读者的爱戴。大师虽逝，其文永存。

结语

纵观南亚当代文坛，真可谓是“事之博者其辞盛，志之大者其感深”。从文学节的繁盛到犯罪小说的热销，从传记文学的走俏到文坛宗师的离世，无一不体现着南亚文坛的“事博”与“志大”。而在这博大之中，它还有一颗追求与文学共生共荣之心，正是这份心意使今日的南亚文学达到了笑傲天下之化境。

（本文博采众家，因篇幅有限，恕不一一列出。鸣谢 Dr. Ulrich Eschborn 所供资料。）

[1] 原文为：“Here lies one who spared neither man nor God/Waste not your tears on him, he was a sod/Writing nasty things he regarded as great fun/Thank the Lord he is dead, this son of a gun.”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hushwant_Singh (Jan. 10, 2015).